

◎百家谈

坚守诗歌初心 抒写新时代壮歌

吉狄马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近代的民族救亡和抗争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以及百年发展史,强调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作出的巨大贡献。全国诗歌界要以高度政治自觉传扬百年光辉历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发磅礴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尤其强调了党和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创造诗歌。全国诗歌界要始终坚持诗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人民中间汲取文化滋养。中国的优秀诗歌传统自古以来就是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如此,现实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中国共产党在100年的历史中经历过挫折和挑战,但是党始终如一地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

100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战士诗人、民族诗人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诗人,他们用诗歌战斗,他们用诗歌建设,他们用诗歌为民族立传,为人民立碑。围绕他们这一诗歌初心,今天的诗人要面向历史、面向现实、面向未来。诗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辜负人民!诗人要时刻守住初心、诗心和赤子之心,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不断加深对举国监督、奠基立业、波澜壮阔、创造辉煌的百年党史的理解和学习,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对话关系,从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利用新的传媒手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为此,全国诗歌界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增

强信仰、信念、信心,让诗歌信仰的旗帜高高飘扬。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诗歌是历史的记忆,诗歌是时代的号角,诗歌是现实的回声。诗人既是人民的歌手,也是未来的预言家。新征程已经开启,这是无比光荣的时刻,伟大的梦想正在一个个成为现实。在新的征程上,尤其是围绕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我们要进一步净化诗歌生态,推出人民满意的优秀诗歌作品。

中国作协2021年初着手组织“百年路 新征程”主题诗歌创作工程,中国作协创作部和诗刊社先后组织了“百年路 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动员会、座谈会、作品论证会、审读会等,集结国内优秀的诗人队伍,推出了一批围绕建党100周年的主题诗歌创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诗刊》和《中华辞赋》在今年第七期推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号,诗刊社联合多家出版社推出《风展红旗如画》主题创作诗词作品集。这些作品很丰富,既有抒写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折射百年辉煌历史的作品,也有表现新时期的科技、航天、重工、交通、大数据以及“一带一路”、扶贫、小康、劳模、生态建设题材的作

品。这些优秀诗歌对于全国诗歌界进一步凝聚共识、凝心聚力、引领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全国诗歌界结合具体工作实际进行“四史”学习、引领当下诗坛主题创作发挥了能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诗歌的国际交流不断开放、深化的语境下,中国诗歌要进一步加强诗歌的译介和对外交流,通过举办国际诗会和论坛展现中国诗歌的国际形象,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作为。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百年辉煌路,启航新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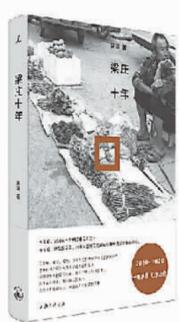
伟大的党和人民需要伟大的诗歌。在未来,诗人要同心同德,现代新诗和中华诗词要并肩携手,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要交流互通!诗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诗人要与时代发展同步,砥砺前行!诗人要抒新时代之壮歌,写人民之心声,展未来之画卷。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与真实的浪花重逢

——评梁鸿非虚构作品《梁庄十年》

邹金涛



梁鸿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梁庄十年》是作家梁鸿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的第三部梁庄故事。“在梁庄”“出梁庄”是以梁庄为原点的空间转移,“梁庄十年”则打开时间之维,重在记录“变动中的感觉”。作者以梁庄与梁庄人十年来的现实际遇与命运浮沉,勾勒出中国当代村庄与时代共振的轨迹。

《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

均彰显出梁鸿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介入现实的有力姿态,她以“参观者”“访问者”的身份出入梁庄,运用学者的理解与视野观察梁庄人的生存境遇,并借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叩问反思关乎社会、国家、历史命运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其中不乏充满人文关怀的自省意识。一般而言,先在的主题预设是理解描写对象的线索,也有可能限制读者的阐释空间。因此,梁鸿在后续的《出梁庄记》中避免预设判断,而是“从人物的行动、语言和故事中寻找他的结构和逻辑”。她不是轻率地站在道德与公理的制高点上发出谴责,而是试图努力看见、理解梁庄人“心里面的深流”,揭示现实的复杂性。

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不同,新作《梁庄十年》在创作上的变化,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呈现出结构与情感的“内化”。具体表现为在书写对象上由事件化转向日常化,作家的写作意识从外部旁观化为内在沉浸。全书共5个章节,分别从房屋、女性、土地、回乡和生死角度观照梁

庄人。梁鸿延续了将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与梁庄人的自述记录相结合的形式,但“我”时常退场、隐于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合理想象的文学性描写,赋予文本更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这从“福伯有福气”“五奶奶上街去理发”等平实而有童话意味的小节标题中便可窥见一二。

与前作相比,《梁庄十年》显得更“轻”,“轻”既指字数所标识的篇幅体量,也与基调的“沉重”相对。梁鸿适当收敛理性启蒙式的批判锋芒,转而关注梁庄个体的生存境遇与生命体验,呈现出对乡村伦理人情的回归与认同。这并非简单的倒退,而是建立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回撤——回撤到“人”的存在本身。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二章“芝麻粒儿大的命”,梁鸿第一次将凝视的目光转向梁庄长期缺乏关注的女性群体上。她将象征一个人主体身份的名字还给失落的时间深处的梁庄女孩们,并设法与分别近30年的燕子、春静、小玉重聚,倾听她们真实的往事与心路历程,“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末章“生死之谜”是有意味的收束,关怀“人的消失”这一终极问题。“门开着开着就关不开了”,既指涉破败不堪却“毫无意义上着锁”的老屋之门,也隐喻不经意间戛然而止的岁月与生死之门。梁鸿写下逝者的名字,逐一交代他们的生平:清立、

梁清发、梁清朝、梁万生、梁兴隆……直到最后,梁鸿的父亲,梁光正。作者以文字为媒介,以纸张为载体,为远去的乡人们在纸上立起一座座小小的碑。“这时,纪念才真正开始。遗忘也真正开始。”

最后一节“少年暖阳”写“我”和村人坐在五奶奶的院子门口聊天,秋风卷起金黄的落叶,“我”视野中的公路、蓝天、麦垛架乃至哥哥家的破三轮车,在金色的光与叶笼罩下如梦似幻——“我”第一次意识到梁庄竟如此美丽。诚如梁鸿自言:“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这一“觉”,用了十年光阴。十年间,梁庄的人来来去去,离乡或返乡、逝世或成长、失落或重聚,每个个体的经历都是梁鸿“长河”的记录。中真实的浪花,梁鸿与这些浪花的重逢,也构成了她审视、清理自我生命的契机。

《梁庄十年》以“我”和“少年暖阳”分别“往前走”的场景作结,留下近于“光明的尾巴”,其中隐含着梁鸿的生命哲学:“生活如此古老又新鲜,永恒存在,又永恒流逝。但并不悲伤,甚至有莫名的希望所在。”梁庄系列未完待续,但已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梁庄传”,熔铸了梁鸿对梁庄这片故土的眷恋、深情、反思与悲悯。下一部梁庄书写何时问世?我们和梁鸿一样,“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中,陈小水虽然以失败者或“逃兵”角色收场,但劳动赋予个体成长的意义不可忽视——在游戏中体验亲自参与的乐趣,在劳动中保持游戏的心态。

除了对乡村经验的书写外,作者还设置了一条校园生活的线索。在学校中,两个姐姐的好成绩与陈小水的贪玩形成了鲜明对比,“陈家双壁”与“三好学生”的美誉,给陈小水带来了压力。从叙事侧重点上看,小说对于三兄弟的叙述,主要依托的是乡村生活部分,校园生活叙述的主要对象则是陈小水、陈小水两姐妹,她们给三兄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叙事结构上,《门板上的夏天》试图以零碎的、局部的、独立的生活化场景,拼贴出相对完整、多样的童年镜像。具体说来,小说所分的18小节,皆可独立成章,虽然章节之间各自围绕一个主要事件展开,但当我们把这些事件进行叠加和重组时,彼此的关联性和互文性逐渐显现出来,它们共同谱写了一曲多声部交织的童年乐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门板上的夏天》在结构上看似松散和杂乱,但精神内核上是高度统一的,做到了形散而神聚。

《门板上的夏天》是献给远去的乡村生活的一曲挽歌,它的意义就在于复原了乡村经验的诗性空间——回到原始形态的乡村中去,让孩子在游戏中与劳作中体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

折射现代人精神侧面

朱文颖《有人将至》读后

王宏图



朱文颖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朱文颖20余年来创作的篇什众多的作品中,读者几乎找不到惊心动魄、血光冲天的场景,有的大多是被批评家称为用“精微幽隐”的笔触描绘的南方城市平和庸常的世俗生活画面。然而,如果据此将她的作品视为当代都市的田园牧歌,那不免误入歧途。的确,她文本中日常生活之流貌似和乐安逸,波澜不起,光可鉴人,但其间分明散布着或大或小的裂缝,一簇簇浓淡不一的暗影浮漾起伏。这一特性从她初登文坛时的《俞芝和肖梁的平安夜》中便可看到。和同辈的“70后”作家不同,朱文颖的笔调明显要节制得多,在一曲不乏迷乱的青春挽歌中,洋溢着与生俱来的精致纤细的南方气息。在新世纪之初推出的《高跟鞋》《水烟缘》等作品中,一种淡淡的伤感散溢在南方黏湿的空气中,她不动声色地展现了生活在苏州、上海等地的年轻人踟躇于浪漫憧憬与现实间的状态。日后问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延续了这一特色,并加以发扬光大,它将三代女人不乏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安置在急剧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加以书写,凸显出她们鲜明的另类人生轨迹。

新近推出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有人将至》辑录了朱文颖近年来的8篇新作。除了依照《海上花列传》中相关情节进行改写的《繁华》有着“故事新编”的余韵外,其余诸篇大都以作者熟悉的南方城市为背景。和先前的作品相比,它们更多探触到人物内心的深层,展示他们在物质生活变得相对丰裕之后内心盘桓的种种困惑和希冀。书名《有人将至》乍看之下给人淡淡的惊悚之感,似乎作者套用了悬疑小说的框架,好似一桩未加张扬的案件迫在眉睫,其实不然。从语义层面看,“有人将至”蕴含着内在的紧张感,它指向即将发生的未知,既是外部世界的事件,更是内心世界的悸动、颤栗,乃至痉挛。

《有人将至》中的几个作品,微澜下潜藏的惊涛、隐而未显的伏笔,形成了朱文颖小说鲜明的结构特色。《分夜钟》中,随着叙述的进展,读者慢慢接近喻小虹痴痴暗恋的缘由,而临近尾声,真正的谜底浮出水面,其背后的根源竟是当年一桩蓄意的情杀。《宝贝儿》中,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将贝先生和妻子上官雨燕原本并不深厚的情感消磨殆尽。贝先生对此的态度是坦然接受,上官则移情于宠物——蜥蜴。最后她爱屋及乌,在蜥蜴莫名失踪后恋上了宠物店的老板。它突破了描写夫妻情感危机的惯用套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同样是书写男女情爱,《听见天使唱哈里斯路》聚焦步入中年的熊炎和楚玉的恋情,全篇洋溢着近乎童话般的浪漫基调。但临近篇末,他们最终分手。个人的情感无法与铁硬的现实抗衡,一曲青春和爱情的挽歌在耳边回荡:我们都曾年轻,都曾激情满怀,但我们毕竟老了,毕竟无法将昔日一笔抹去,推倒重来。我们只能在天使般歌声中梦想幸福。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有着类似的倒转,女主人公与德籍华人夏秉秋相恋,当两人的差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后,那脆弱的情感便画上了休止符。一种苦涩的绝望吞没了她。但可以设想,如果有机会,她还会在体内残余的生命力的驱使下重新那样,重新尝试,就像熊炎和楚玉那样。正是在这里,“有人将至”展示出了另一种涵义,那便是希望——追求梦想的希望,它蛰伏在你我心中,亘久长存。

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作为小说家,朱文颖却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和书写。拿起这本书,仿佛进入了一个当代艺术馆,每个艺术品都折射出现代人的精神侧面。

《有人将至》展示出了另一种涵义,那便是希望——追求梦想的希望,它蛰伏在你我心中,亘久长存。

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作为小说家,朱文颖却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和书写。拿起这本书,仿佛进入了一个当代艺术馆,每个艺术品都折射出现代人的精神侧面。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向迅《与父亲书》: 书写关于父亲的诗与思

本报(记者张鹏禹)近日,作家向迅推出新作《与父亲书》,从父亲生命中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入手,书写父亲在童年、饥困时、病重后的生活琐事和生命状态,塑造了一位多面而复杂的农村父亲形象。

父亲是文学书写中不可或缺的形象,他或是里尔克笔下“一张迅速消失的照片,在我渐渐消失的手里”,或是朱自清笔下“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的背影,而《与父亲书》中的父亲远离光环,他沉着、勇敢、热情、善良,却又暴躁、自私、冷酷、胆怯。作者在书中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形象,同时又赋予这个形象普遍意义:这既是一本献给父亲的书,也是一本献给所有无名父亲的书。

《与父亲书》由6篇关于父亲的散文构成。《鼠患之年》从阁楼上的鼠患切入,将困境之中父亲、母亲的形象写得入木三分,也将贫穷状态的生活刻画得真实可感,其中不乏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九月永存》和《独角

兽》是作者在经历父亲的病重和去世后对父亲人生的重新回顾和对父子关系的重新思考。父亲性格顽固、脾气暴躁,是“我”幼时不敢亲近的对象。如今,病痛和死亡的恐惧击溃了父亲,“我”也终于离真实的父亲更近了一些。《巴别塔》一文回顾父母二人平凡而普通的婚姻关系,父亲与母亲虽为夫妻,却也有一座无形的“巴别塔”横亘在两人之间。父亲病重后,二人互相理解的阻碍反而消失了,此时的温情令人动容。《时间城堡》与《无名之辈》两篇则从作者幼年的角度,从父亲与村人的相处中完成了父亲形象的立体呈现。

作家李修文认为,散文和其他文体相比,始终有一个大写的“我”存在于文本背后。散文写作是把自己亲历过、梳理过,把自己带往未知的过程,它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他人不能替代的主体。向迅的《与父亲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6篇文章,组成了一本父亲作为主体的散文集,细腻、丰富,也有许多人之为人的难关、要害和退无可退、也进无可进的处境。

“十大校园诗人评选”在京颁奖

本报(文一)由《诗刊》社指导、中国诗歌网和分享通信集团联合主办的“十大校园诗人评选”日前在京颁奖。主办单位首次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开展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自2020年1月启动,反响热烈,共征集到有效稿件8878件(大学组5422件,中小

组3456件),经由专家组成的评委团评出大学组及中小学组十大校园诗人。本次活动旨在挖掘与发掘优秀青少年诗歌写作者,呈现中国校园诗歌写作的新生态,带动青少年学子作诗的热情与力量,为新时代诗歌繁荣发展储备人才。

重现乡村经验的诗性空间

——评吴新星儿童文学作品《门板上的夏天》

周聪

吴新星的《门板上的夏天》是一部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再现了鲜活的乡村生活,绘制出一幅颇具古典形态的乡村画卷。在作者笔下,孩子们好吃的天性、乡野之间孩子们的嬉戏和嬉闹、农事劳动的意义,都得到了精准的呈现。

围绕“吃”的叙述,作者可谓煞费苦心。“吃”是《门板上的夏天》的文眼,也是这部儿童文学作品颇具特色的叙事策略。“吃”的重要性从小说的标题一望便知:在夏天的傍晚,抬出门板,搬出长凳,一家人围着门板吃饭,时不时还可以和邻居家交换可口的食物。这一生活场景传递出人们悠闲自在的生活姿态和无拘无束的精神风貌。当然,吃也是主人公陈小水三兄弟最大的生活乐趣,“除了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从芭蕉花的花蜜,到映山红的花瓣,还有灌浆期的玉米秆,皆可入口。“吃”的痕迹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年年有鱼》中为了应对老师家访,妈妈找李奶奶借了一条鲤鱼,它最终成了姐弟五人的盘中餐;《柿柿

如意》中,李奶奶送来未成熟的10个柿子,在糖壳里待了一周,刚熟就勾起了陈小水肚里的馋虫;《麦芽甜甜》中,三兄弟费尽心思劝说母亲用家中的鸡胗干去兑换麦芽糖,又四处搜寻可以兑换的物品,只为一饱口福;《倒霉的火爐》中用来取暖的火爐被开发出新用途——烤年糕、做爆米花、爆黄豆、炒南瓜子、烤橘子……在《门板上的夏天》中,“吃”是作为一种叙事动力而存在的,它既是儿童本性的自然流露,又呈现出农耕时代的饮食文化特点:鱼、柿子、枣子、麦芽糖、南瓜子……这些食材的获取方式是原始的——不论是来自自然界索取,还是邻居之间的赠与,抑或与贩夫走卒者之间的物物交换,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强烈的时代印记。

《门板上的夏天》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作者复活了田园生活中的儿童经验,并以此建构了一种游戏精神与劳动场景交融的诗性空间。在作者笔下,钓鱼抓虾、捕蟹捉鳖、骑牛逮鼠、偷枣藏柿……都是陈小水成长和靓丽风景线的,在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中,陈小水调皮、机灵、聪颖的性



吴新星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格特征跃然纸上。不可否认,陈小水的这些行为带有某种游戏色彩,他在与自然的对话和对抗中体会到成长的意义——偷枣被逮个正着时的惶恐不安、抓到龙虾时的喜悦、为制作钓鱼竿弄坏母亲大头针的担忧、逮老鼠时候的新奇感……不一而足。在小说后半部分,作者饶有兴致地写到了三兄弟和姐姐的采马兰比赛以及全家集体参与的割稻子比赛,在这两场农事